



# 从小羊圈胡同到丹柿小院

□ 马力

“百花深处”，听上去多美！不诗自诗。北京胡同，这样好的名字，不多。

那天，我从徐悲鸿纪念馆出来，奔南走，过到马路东，折进“百花深处”。那一瞬，眯着巷口墙头的红牌白字，有些恍惚，好似醉入桃花源，做了一回隐士。胡同不宽，从新街口南大街乍一拐入，更觉得窄。眼光左右扫过去，不见什么花。群芳吐艳，香飘荷塘，已是早年的光景。

老舍把这条胡同写进小说。《老张的哲学》里有这么几笔：

那条胡同是狭而长的。两旁都是用砖砌的墙。南墙少见日光，薄薄地长着一层绿苔，高处有隐隐的几条蜗牛爬过的银轨。往里走略觉宽敞一些，可是两旁的墙更破碎一些。在路北有被雨水冲倒的一堵短墙，由外面可以看见院内的一切。院里三间矮屋，房檐下垂着晒红的羊角椒。阶上堆着不少长着粉色苔的玉米棒子。东墙上懒懒的爬着几蔓牵牛花，冷落地开着几朵浅蓝的花。

到了现下，四外一瞥，风味差不到哪儿去。北京的平房小院，外墙的条形砖还显得体面，里头道的，净是碎砖头，填馅儿一般，再溜上黄泥，再嫌样儿不济，结实着呢。老话“四角硬，两样心”，指此。京城泥瓦匠的能耐，大去了啦！

胡同住家，连得密，小门脸一个挨一个，用心装点过。太阳照来，胡同一半灿烂，一半黢黑，把细长的空间做了切分。光影的明暗变化下，景象不单调，甚有味。

瞎转一通，就进了护国寺西巷。我想穿到小羊圈胡同，去看老舍出生且度过童年的那个小院。向碰面的人打听，都知道，一指：奔西就是。这一带的胡同不直溜，弯可弯得多的。这些弯都挺急，愣而硬。刚甩了一个弯，又一个，几步就得一拐，脚下像淌着一条曲折的河。又窄，大车别想开进来，骑车往里钻还行。也好，落个清静。我虽在胡同里长大，这么窄而多弯的地方，见得少。



丰富胡同口 马力 摄

前头闪出一块平整的地儿，还算宽敞。两头细的小胡同，冷不丁鼓出一个大肚子，让憋住的那口气，捋了出来，稍觉舒坦一些。这条胡同，长了个葫芦形！围了一圈儿屋院，从一扇门里出来一位，站在檐下抽烟。一问老舍住过的院儿，他冲南边墙角那个宅门扬扬下巴，算是示意。这个来头不小的老院子，敢情就在鼓出的大肚子的东边。后墙和房山新砌过，一水儿青砖。灰浆勾缝的清水墙，看上去齐整。漆红的院门朝西开，没挂门牌，只用黑笔在横楣上写着“小杨8#”，不那么规范，甚至有点随便。看看邻院门楼上正规的牌匾，推知这个宅院就是“小杨家胡同8号”了。小羊圈，小杨家，音近。现在这个名儿，八成是后来改的。为什么要改呢？从这儿坐公交往南没几站，便是我小时住过的羊皮市胡同（“文化大革命”那年，叫过东风胡同，时代一变，改回来了），加上邻近的羊肉胡同，几十年了，老名字都还留着。我们那边，清代有买卖羊皮、羊肉的市场。《老张的哲学》里“往南是西四牌楼，除了路旁拿大刀杀活羊的，没有什么鲜明光彩的事”数句，可证。

街门没关，我轻步进去。这不是一座方正的四合院。北房三间，檐前接出几个小棚子；有的成了做饭的灶屋，有的成了堆放杂物的仓房，跟南墙之间没剩多大地方。南侧也没少盖。看老照片，院子原先不是这样儿，起脊瓦房挺周正的，屋檐下，还算宽敞。如今这么一来，把院子挤成一个小长条，丢了早年的形。地面倒是砌着砖，脚底还算硬实、干净。

南墙有个水管子，天冷了，还没上冻，水细细地流下来，有个男人弓着腰刷碗，身后一个女人正炒菜，铲子麻利地在铁锅里翻炒。旁边戳着一个煤气罐。

我朝前迈腿，东屋出来一个女的，说她家把着东头儿，再往里就没什么了。这院够小的！

有人说，老舍就是在北屋东次间出生的。我隔窗瞅了瞅。

墙面有多块小牌子，标着字：“公”或“私”，不明白干吗用的。推想是房管局弄上去的，好分出哪间是公家的，哪间是私人搭的吧。



丹柿小院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歪着一株树，高高矮矮的屋子围簇它，像拥着一位汉子，共同历经沧桑。枝杈劈着，遮住屋顶。叶子落尽，秃枝却未僵死在严冬中，上面还挂着三四颗红红的果：柿子！这是棵柿子树。昔年的枣树呢？那可是一幅画呀！

院里一共有三棵树：南屋外与北屋前是两株枣树，南墙根是一株杏树。两株枣树是非常值得称赞的，当夏初开花的时候，满院都是香的，甜酸酸的那么香。

老舍时常到它们。绿荫下，年幼的老舍听树上季鸟叫得欢，看墙脚土鳖爬得勤。

这个不平常的院子，地下积着厚厚的土，老舍的文学之树在这里扎了根，连向温暖、丰沃、宽广的大地，汲取富足的养分。也就因此，跨进这个老宅，觉得空气中有种特别的味道，灵锐的气息飘散在小院的上空。老舍总这样说：

我的一切都由此发生，我的性格是在这里铸成的……那是我的家，我生在那里，长在那里，那里的一草一砖都是我的生活标记。

出胡同东口，往北去积水潭，也很近便。那长着红酸枣的老城墙，那游着小蝌蚪、苇叶上落着嫩蜻蜓的一湾绿水，都给童年的记忆添加了光彩。

真想成为诗人，把一切好听好看的字都浸在自己的心里，像杜鹃似的啼出北平的雄伟……因为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来自北平，它是在我的血里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。

写这话的时候，老舍的眼里应该噙着泪。苦难意识与爱的心肠，构筑了他的平民文学的基底。

没停住脚，我接茬奔灯市口来了，只因老舍最后的家，在这儿。

由东黄城根南街往东一拐，进了灯市口西街（旧名酒兹府），路北第二条就是丰富胡同，不宽，老舍住了十多年的19号院，紧把胡同南口。宅子大概是晚清的，灰瓦门楼朝东开，双扇板上上了黑漆。小天井中的灰色影壁，顶覆花瓦，够讲究！影壁后耸着一棵椿树。这棵树有年头了，深褶皱起，一震，树皮怕会簌簌掉下来（梅兰芳家的前院，也有一棵同样老的椿树）。往屏门里一瞅，还挡着块彩色木影壁，贴个福字，胡絮青写的。跨入正院，真叫一个静。三合院的格局还在，红门绿窗的三间北房气派地横着，合瓦过堂脊在晴蓝的天色下分出一道平直的线条，两端翘起蝎子尾，又像是清水脊的做法了。瓦垄一条条斜下来，荡出很美的波浪。东西厢房分在两侧，屋面看不出两样。没有住进人。从前看书、写作、会客、吃饭、寝息的地方，成了陈列室。

北房照着当年的样子布置。左手两间是客厅。沙发、茶几、花瓶、立柜、圆桌、条案摆列一屋。多宝榻上，瓷器不少，老舍是个勤快人，常常把这些小摆设拭得很净，闪出光。西墙悬一幅《雁横南浦》，林风眠画的。右手一间归胡絮青，绘画和睡卧都在这里，桌面少不了笔砚。日光从窗外照进，投射在墙面的字画上，花花搭搭。



老舍故居内景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老舍把西耳房当成书屋，睡觉也在这儿。耳房位偏，屋顶开了透光的窗，不发暗，真是“渐见天窗纸瓦明”。傍墙是一个宽大的木榻，铺好了，衾枕都齐。榻上摊开十来张扑克牌，有什么妙意吗？不得知。五屉柜上放着一个带画的瓷盘：徐悲鸿的奔马图。徐悲鸿的画，老舍应当是喜欢的。屋角衣架，挂着一顶帽子，我好像看见老舍站在那儿。贴墙立一

# 张氏帅府传奇

□ 叶艳莉

在社会动荡与转折时期，是最容易产生传奇的。民国，就是这么一个时期。政治上的风云变幻，文化上的中西碰撞，衍生出许多精彩的故事。张作霖、张学良父子作为近代东北政治的中心人物，历经两次直奉大战、东北易帜、杨常事件、武装调停中原大战、九一八事变等的跌宕起伏。走进沈阳的张氏帅府，回望一幕幕传奇如何展开。

张氏帅府既然是“东北王”的官邸和私宅，一切便有王者的气派。它是由东院、中院、西院和院外建筑组成的庞大建筑群，占地面积3.6万平方米。帅府于1914年兴建，1916年入住，以后又不间断扩建，建筑风格多样，有中国传统式、罗马式、中西合璧式等，在兼容并蓄中隐约透露出时代与主人的变化。

帅府中院是中国传统王府式建筑，为青砖结构的三进四合院。迎门是一面挑檐起脊的影壁，影壁正中镶嵌一块雕有“鸿禧”的汉白玉，气势雄伟。一扇朱漆大门通往一进院落，一对抱鼓石狮分列正门两侧，威仪自生。入门后，庭院深深，雕梁画栋，砖木石雕巧夺天工，寓意丰富。过垂花仪门，是二进院。二进院是张作霖在帅府早期生活及办公的重要场所。张作霖的办公室最有趣。他出身草莽，只念过三个月私塾，大字不识几个，说起话来脏话连篇，但他却极推崇中国文化，尤其喜欢中国古籍，经常让人念给他听，耳濡墨染，获益匪浅。摆设在文房四宝的办公桌前，塑有张作霖坐姿像，头戴小黑帽，身着青缎布衫，一幅秀才模样。张作霖还经常苦练书法。办公室里悬挂着他的一副对联：“书有未曾我读，事无不可对人言。”说得有味道，写得也别具一格。

东院由大青楼、小青楼和帅府花园等组成。大青楼高37米，是张氏帅府，也是当时奉天城最高最美的建筑。登高望远，奉天城尽收眼底，真有雄霸一方、指点江山的气概。大青楼建于1918年至1922年，为仿罗马式建筑，因用青砖砌筑，故名。其总建筑面积2460平方米，地上三层，地下一层，豪华而不失典雅。三角墙、西式立柱、长方与半圆交替的阳台、椭圆窗、拱形门构成了凹凸有致的立面，洋溢着浓郁的西式风情。立面浮雕融入中国元素和独特的张氏元素，象征富贵吉祥的传统装饰图案松鹤、仙鹿、狮子、夔龙、莲花、卷草，还有张作霖将军服上所佩的绶带、勋章等，处处彰显着权力。

大青楼融办公与居住功能于一体，是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时期的重要场所，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都在此发生。1929年1月10日下午，张作霖生前的得力干将杨宇霆、常荫槐一起来到大青楼老虎厅，拿出公文逼张学良签字。张学良使了个缓兵之计。当晚，杨常二人被张学良事先安排好的警务处处长高纪毅、副官谭海等处决。通过“杨常事件”，张学良树立了自己在东北军中的绝对权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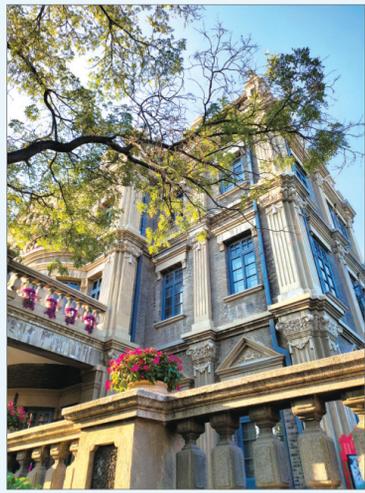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，大青楼更多地关乎国，那么，小

青楼便更多地关乎家。小青楼是张作霖为他最爱的五夫人寿氏专门修建的，由于其地处帅府花园中心，又有“园中花厅”的美誉，是一座中西合璧、青砖青瓦的三层砖木结构小楼。其建筑面积450平方米，小巧精美，造型独特，整座楼体呈凹字形。一楼东、西两个房间分别为寿夫人卧室和会客厅，二楼为张作霖几个较大的女儿居住。

张作霖一生共娶了6位夫人。其中，五夫人寿懿才貌双全，精明能干，最受张作霖宠爱，是帅府的内务总管。寿夫人搬到小青楼后，为避免引起其他几位夫人的不满，把大夫人、二夫人、四夫人的几个女儿接到小青楼居住，所以早期小青楼亦被称为“小姐楼”。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炸身亡后，为防止日本人乘机制造事端，东北政要严密封锁消息，寿夫人积极配合，命厨伙计和医生每天照例到小青楼送饭、换药。日本人不知内情，派驻奉天总领事的夫人到帅府打探消息。寿夫人艳装出迎，不露声色地与领事夫人周旋，成功制造了张作霖未死的假象，为张学良回奉主持大局争取了宝贵时间。

在帅府院外，有一座几何形二层建筑，就是赵四小姐楼了。赵四小姐与张学良的爱情世所皆知，但这份感情却也颇多磨难。张学良的发妻于凤至虽然默许了张赵关系，但这对任何一个妻子而言，都是难言的心痛。于是，赵四小姐楼建在了院外。楼的外表并不起眼，内部装修却颇豪华，陈设以法式家具为主，还有一个舞厅。赵四小姐与张学良因舞相识相爱，这个舞厅对她也是一种慰藉。她常常凭窗眺望，因为隔着窗户，可以看到大青楼的灯光，那里有张学良办公的身影。

家国天下，爱恨情仇，在何去何从间，演绎出张氏帅府的一幕幕传奇，让人久久回味。



大青楼 本报记者 李凤 摄

# 葫芦坪散记

□ 叶梅玉

眼前，是一条望不到尽头的西水河。阳光铺满河面，机船划开绸缎般的水面，漾起层层叠叠细碎的波纹，山的影子、蓝天白云的影子，在水中轻轻晃动。微风漫起，撩乱了岸边的芦荻，惊起一只白鹤舒展双翅，轻盈地掠过蔚蓝色天空。

我们从湘西古丈县城出发，经过一个多小时水路，依稀看到了葫芦坪村，一个未通公路的乡村。绿树掩映、影影绰绰的木屋，岸边一级一级的石阶，以最原始、古朴的姿态进入人的视野。没有喧嚣，没有车鸣，甚至连一声狗的吠叫也未尝听见。

岸边，迎接我们的是一张张朴实的笑脸，没有热烈的寒暄，没有虚假的客套，一切是这般亲切、自然，让我觉得这是回到久别的故乡。

葫芦坪建于明朝，深厚的文化底蕴、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，使它在水汽之中氤氲着文气。民国年间，乡人肖庚楚从这里走出去，东渡日本留学，接受先进的思想文化教育。他深深意识到家乡贫困落后之根源，毅然回到家乡，创办了第一家私塾，把教育当作毕生追求的事业。

如今，位于葫芦坪村中寨的肖家私塾仍保存完好。在一个小山坡上，那幢端庄厚重的木屋，历经风吹雨打，依然散发着古朴典雅的气息。正门两侧分别镌刻着“好好学习”“天天向上”，门楣上“团结活泼奋发向上”等字眼依稀可辨。教室、办公室、学生宿舍、伙房，布局严谨，宽敞明亮。我们每次驻足，每一声赞叹，都是对已往人事的致敬。

肖庚楚开创百年树人的先后，葫芦

坪村开始崇文尚学，年年岁岁，人才辈出，成了古丈远近闻名的秀才村，从这里走出去的博士生、硕士生、大学生数不胜数。

学校后面，顺坡而下，是一畦畦高低起伏的梯田，田地里满是高低错落、收割后的稻茬，几只鹤骄傲地昂着头，在悠闲地漫步，脖子一伸一缩，不时往地里撮食。

葫芦坪村下寨，房前屋后，多为稻田。路经一幢幢吊脚楼，或门窗紧闭，或门扉半掩。偶尔可见门前屋檐下坐着两位老人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，一只大黄狗绕着他们的腿，不停地撒欢。老人不时抬起眼，好奇地打量我们这些闯入村庄的外来者。木屋宽阔的屋檐下，挂着一棒棒风干的苞谷和一串串红辣椒，墙脚层层叠叠堆放的老南瓜和靠墙整整齐齐码放好的木柴，都是俗世生活中诗意的静好。

村庄目前还未通车。新修的公路旁是一片浩瀚的柑橘海洋，满山满坡，橘黄的、青绿的、半黄半绿的，挂在枝头的，躲在树叶下的，大大咧咧、仰面朝天的，三个一团，五个一堆，热热闹闹地挤了一树。

夜宿葫芦坪，听细雨轻敲窗子，发出飒飒的声响；听远处狗的吠叫，迎接夜归的人儿；听西水一波一波，低声呢喃。乡村的夜晚是如此静谧安详。

一早，被鸟叫、鸡鸣、狗吠和机船马达的隆隆声唤醒。在西水边走一走，穿过一片橘林，雨后的橘树叶纤毫未染，绿得像要滴下来。叶尖上的水珠欲掉不掉，轻轻一碰，洒落一身晶莹剔透的碎珠子，空气却是有过的清新和纯净。河对面云雾缭绕、绵延不尽的群山，撑起了委婉的天际线，望久了，心底便生出一份缱绻的诗绪。

本版插画 任思 画